

联合国 大会



PROVISIONAL

A/47/PV.10
1 October 1992

CHINESE

大会 第四十七届会议

第十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92年9月24日星期四，上午10点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加内夫先生 (保加利亚)
嗣后：蒙加贝先生 (副主席) (贝宁)

-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苏哈托先生讲话
- 继续一般性辩论 (9)：(续)

下列人士发了言：

科隆博先生	(意大利)
达利先生	(也门)
加蒂先生	(圣马力诺)
麦克杜格尔先生	(加拿大)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大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 2-750室)。

92-61220

FP

上午10时15分开会。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苏哈托先生的讲话。

主席(以英语发言):现在大会聆听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的讲话。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苏哈托先生在陪同下进入大会堂。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谨代表大会欢迎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苏哈托先生阁下来到联合国,并请他向大会讲话。

苏哈托总统(以印度尼西亚语发言,英文稿由代表团提供):主席先生,我十分高兴地对你被一致推选为大会第四十七届会议主席表示诚挚的祝贺。对你的杰出的前任萨米尔·希哈比大使出色地主持了上届会议,我愿转达我们的深切赞赏。

我还高兴地看到在你身边的我们卓越的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在他题为“和平纲领”的报告(A/47/277)中,他深刻地分析了充分发挥联合国潜力的各种障碍,提出了维护和平、安全独立和正义及促进世界普遍繁荣的建议,确实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我们欢迎新会员国加入我们的行列: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克罗地亚、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摩尔多瓦共和国、圣马力诺、斯洛文尼亚、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它们成为会员国不仅使我们更加接近我们组织真正普遍性的目标,而且强调了人类依赖这一多边讲坛解决我们时代的全球性问题的始终如一的希望。

我荣幸地、负责任地带来属于不结盟运动的发展中国家给大会的信息。我是从本月早些时候印度尼西亚非常荣幸地主持的不结盟国家运动第十届首脑会议来到这里的。这是历来举行的最大的不结盟首脑会议。

因此,我不仅荣幸地代表1亿8 000万印度尼西亚人民,而且荣幸地代表拥有108个成员、占人类的大多数和接近大会三分之二成员的不结盟运动向大会发言。

运动领导人的协商一致意见已经在称为雅加达宣言的文件中予以概括,请允许我代表运动的这些领导人向大会介绍该文件的概要。

作为比历史上任何一个团体都拥有更多主权国家的政治联合体,我们不能在现在历史性变革席卷全球之际仅仅充当看客或同意站在一边。我们决心致力于创造一个没有战争和贫困、没有不容忍和不公正的新的国际秩序。这一国际秩序的基础是和平共处和真正相互依存的原则;这一秩序照顾到世界上各种社会制度和文化的多样性。我们保证通过联合国不可替代的中心作用来争取这一世界秩序的实现。

我们坚持运动于37年前在万隆首次提出的那些原则,确认每个人和每个民族都有发展、社会进步以及充分参与形成其共同命运的基本权利。我们的运动将通过对话与合作,谋求使自己成为国际主流中生机勃勃、具有建设性和相互依存力量的组成部分,从而使新的国际秩序能在真正普遍的基础上得以产生,确保所有人的和谐、和平、正义和繁荣。

这就是雅加达宣言的基本内容,现在请允许我作几点说明。

载于其最后文件的第十届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所采取的全面决定和立场,既是回应,也是倡议,深刻和剧烈的变动改变了世界关系的格局,上述决定和立场就是面对这些变动所造成的挑战与提供的机会作出的积极调整。在很大程度上,不结盟运动推动了那些全球性的变革。它坚持不懈地推动世界范围的非殖民化进程与反种族主义斗争,加速了殖民帝国的消亡、无数新国家的诞生以及非人道的种族隔离政策的溃败。

然而当今世界仍然远非和平、正义和安全,酝酿欲发的争端、暴力冲突、侵略和外国占领、对各国内政的干涉、霸权和控制政策、种族冲突、宗教上的不容异己,新形式的种族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都继续阻碍在各国和各国人民间建立和谐的共处,甚至使得国家和社会解体。一个令人深为痛心的例子就是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该国的解体导致了好几个独立国家的诞生,其中三个国家,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已经成为联合国的会员国。

我们的运动对世界各地这些具有爆炸性的悲惨危机都采取了明确的立场。我们呼吁采取有力的行动结束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惨杀,谴责对该共和国人民,特别是对其穆斯林人民的大规模暴行和侵犯其人权的行为。

我们还谴责了可憎的“种族清洗”政策,重申用武力进行侵略和获取领土是不允许的。我们呼吁充分尊重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文化特性。

我们采取了集体行动来帮助缓解索马里人民的巨大苦难,并在谋求全面解决该国自相残杀的冲突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我们重申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领导下实现自决、独立和在自己的家园建立主权国家这一不可剥夺的权利。我们呼吁国际社会说服以色列执行安全理事会有关要求以色列从所有被占巴勒斯坦和阿拉伯领土撤走的决议,参与对和平的追求。我们再次强调,迫切需要一劳永逸地结束受全世界谴责的种族隔离制度并建立一个非种族、民主和统一的南非。

我们欢迎海湾战争的结束以及科威特恢复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我们曾敦促开始进行和解进程,最终愈合战争创伤、恢复该区域稳定的和平与和谐的合作。

我们对阿富汗伊斯兰国建立过渡政府感到高兴,同时第十届首脑会议遗憾地注意到不断进行的自相残杀仍然阻碍着不和谐与通过自由和公平选举建立常任政府的进程,我们希望这些障碍很快将得到克服,从而恢复和平和开始重建国家。

关于柬埔寨,我们重申相信柬埔寨人民在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国家最高委员会成员们的领导下以及在联合国柬埔寨过渡时期权力机构的帮助下,有决心和能力平衡和完整地坚持巴黎协定。我们相信,巴黎协定仍然是在民族和解和重建的基础上在柬埔寨实现全面、公正、持久和平的最好基础。只有严格执行巴黎协定才能结束这场给柬埔寨人民带来难以描绘的灾难和损害的长期战争。

GJ

经受着普遍的变化和过渡的痛苦的世界从根本上来讲就是一个不稳定、变换莫

测的世界。不结盟运动因此下决心在裁军领域加强它的努力。诚然,在限制核武器和常规武器方面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裁军的议程总的来讲并未完成。不结盟运动的理想一直是实现无核武器世界,因为在实现无核武器世界之前这种对人类生存的威胁将继续为所有其他的努力和希望蒙上阴影。我们已经敦促在其他优先裁军问题上加快努力,特别是禁止大规模杀伤武器方面。

继续进行的全球范围内的军备竞赛和失控的军备开支除了对世界和平和安全构成严峻的威胁以外还大量地消耗了国民经济和世界经济。不结盟运动一直坚持,通过裁军和削减军备节省下来的资源应该被用到所有的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社会 and 经济发展当中。在裁军和发展之间建立起这种有益的联系,也会使在更低的军备水平实现安全成为可能。

我们现在应该认识到和平和安全的实现既取决于军事上的因素,也取决于社会和经济上的因素。经济和社会进步的十分暗淡的前景,大规模的失业、赤贫、大规模跨越边界的移民以及严重的环境恶化也威胁着和平。如果不在消除贫困、摆脱不发展状态、消灭疾病和社会不公正现象等方面取得实质性的进展的话,我们就无望实现全面的安全和稳定的和平。

这就是世界经济萧条和发展不平衡应使我们深感不安的原因。除了几个少数国家以外,发展中国家都经历着停滞或增长率大为不足,最脆弱的国家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衰落。最令人不安的是在非洲持续的严峻形势。那里几百万人的困境需要我们采取快速果断的行动。非洲值得我们特殊的注意。

发展中国家总的来说都受到了一种不利的外部经济环境的严重影响。其特点是,得不到充分的技术;保护主义仍没有减缓;商品和原材料的价格一贯过低;资金流动额剧减;外债负担沉重;其后果是资金大量向发达国家和多边金融机构逆流。

发展中国家外债危机在程度及全球影响方面已进一步加剧。主要货币的汇率浮动不稳定和高利率又使外债问题更加严重。已尝试过的减少债务计划还远远不够。这些计划的范围应予扩大,以包括各种债务及各类债务人,包括那些已作出极大努力

还债的债务人。应采取一种有区别的作法,允许取消最不发达国家的债务,并对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在偿还债务和新的优惠贷款方面给予更优惠的条件。不结盟运动将继续要求采取一种统筹的、以发展为主的解决方案,以减轻债务国的负担并使其经济得以恢复和继续发展。

即使一些看上去含有积极前景的全球性的事态发展,也会对发展中国家带来消极的影响。中欧和东欧经济的变革以及发达国家之间所形成的其他强大的集团会把注意力从减轻发展中国家贫困这个问题上转移开来,并严重影响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和增长的前景。特别可悲的是多边贸易谈判的乌拉圭回合仍然处于僵持状态。不结盟运动因此已经呼吁发达国家不要再拖延而以平衡、公平和令人满意的方式确保结束乌拉圭回合的谈判,并使其能够考虑到所有各方的利益,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需要和所关心的问题。

我们不结盟国家非常清楚地认识到全球问题是相互联系的,特别是在经济领域。因为当今的问题多数都是全球性的,它们不可能通过短期的救济措施或者零敲碎打的改革得到解决。因此,南部和北部的国家应该制定一个新的发展契约,并建立一种新的民主伙伴关系以对这些全球性的问题及早形成全球性的解决方案。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使世界经济摆脱其目前的混乱状态,并消除不公正的国际体制和结构。这些体制和结构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带来了日益加深的贫富不均和难以接受的不公正现象,并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繁荣和技术方面出现了一种失控的越来越大的鸿沟。只有通过这样,我们才有希望改革国际经济制度和国际经济关系以使它们更为公平,因而也更有生命力。

我们不结盟国家因此要求恢复南北之间的建设性的对话。但是这次对话的基础应该是真正的相互依赖、共同的兴趣和利益,以及共同的责任;各方的立场都应该得到清楚的阐述,合理的讨论和谈判。南北国家的命运和财富还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不可分割地紧密联系在一起。

在南方不具备稳定与发展的情况下,北方也不可能期望维持其经济繁荣。没有一个有利的、由北方的政策所应提供的全球环境,南方也不可能实现其发展目标。因此,常识告诉我们,双方需要坐下来共同商讨如何驾驭未来几十年中出现的巨大变化和挑战。

与此同时,我们已决定在集体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加强南南合作。这是十分迫切的,因为南南合作对促进我们自身发展及减少对北方的不必要依赖是至关重要的。它同时也是为实现新的和公平的国际经济秩序的任何战略的组成部分。为此,我们建议在食品安全、人口、贸易和投资领域进行具体的合资企业,并制定可行的方式予以贯彻执行。将南方的资源、技术和经验合在一起,我们希望将集体自力更生的概念转变为现实。我们邀请发达国家及多边金融机构对我们这一努力给以支持,因为很明显,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的扩大会反过来为整个世界经济的增长与扩大增加活力,因而也对发达国家带来相应的利益。

环境的加速恶化是一个需要整个国际社会给与高度重视的全球性问题。我们不结盟国家对里约热内卢会议取得的成果表示欢迎。他证实了我们不结盟运动的一个长久信念,即环境与发展问题是不可分割的,因而应在平等分担责任的基础上作出整体性的解决。对无害环境和持续的发展的追求需要一种全球性合作,这种合作必须解决发展中国家对适度的、额外的财政资源之需求以及如何获得无害环境的技术等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对已达成的各项政策的有效实施,这需要长期监督和连续的后继行动。在此方面,我们对成立持续发展委员会这一高级机构表示欢迎。

我们还认为,社会发展之重要性丝毫不逊色于政治和经济的发展。因此,我们赞成召开社会发展的世界高峰会议,该会议应使人们的社会需求成为联合国各项努力的核心。妇女以全面和平等的方式参与到发展进程当中一直是不结盟运动的目标。因此,我们将尽力合作,以确保1995年世界妇女会议的成功。我们认为,所有儿童都应享有足以保证健康与幸福的生活水准。我们认为,致力于实现这一目标在道义上义不容辞;我们还将致力于全面和有效地实施《关于儿童问题世界首脑会议的行动

计划和宣言》。

不结盟国家在雅加达和就人权问题阐述了其明确的立场。请允许我引述雅加达宣言：

“我们重申基本人权基本自由具有普遍的有效性。我们欢迎走向民主这一日益增长的趋势并致力于捍卫人权方面的合作。我们认为经济与社会发展有助于实现这些目标。然而，任何国家均不应利用其实力在民主和人权的概念上向他人发号施令，也不应向他人强加各种条件。在促进与保障这些权力的同时，我们强调各方面之间的内在联系，呼吁在各人与社会权利之间取得一种平衡并维护各国政府履行这些权利方面具有的能力和 responsibility。因此，不结盟国家将协调其立场并积极参与将于1993年6月召开的第二次世界人权大会的筹备工作，以确保该次会议在普遍性、不可分割性、公正和不加挑选的基础上处理人权的所有方面的问题。”

除此而外，我们还确信，人权的目标是实现人的全部潜力，并且人的潜力不仅仅限于政治领域。例如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基本权利无法分割，因而也不可能与人权的其他方面加以区别对待。这些权利既适用于国家也适用于个人。因此，各国有权决定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并保留由其特殊历史经验所形成的文化特征。

西方发达国家最近一直不讳其言地呼吁使民主和良好管理成为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之发展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些国家甚至倾向于使其成为发展合作中的新条件。呼吁各国实现民主化和民主改革是确有其道理的，因为它与个人和国家的基本愿望直接相关。但民主不是一个只限于某种既固定格式和作法的静止概念。其基本原则和原理的确具有普遍性和永恒性。但一个具有普遍应用性的单一的民主模式是不存在的，因为世界各国均有其各自不同的文化价值和历史经验。

WG

此外，如果其价值在国家内部得到严格的遵守而同时在国家间又受到忽视，那便是对民主的基本信条的否定。因此民主和民主化应该是符合每一个国家的基本价值

并不断适应变化着的现实的能动进程,以便使它仍然是有用的,更重要的是,使它是民主的。

这些观点同样适用于联合国。因此不结盟运动国家一向坚持多边组织在代表性以及决策进程方面同样应该反映平等、公平和透明的民主精神。因此,联合国及其主要机构应定期进行审查和振兴的进程,以便确保它有力地适应变化中的国际生活的现实,并使它能够作为管理我们时代的关键性的全球问题的焦点继续发挥有效作用。

因此,我们不结盟国家决心在联合国系统的振兴、改革和民主化进程中发挥建设性作用。我们为此已决定建立一个高级工作组,负责制订改革联合国的具体建议。

我们认为大会、安全理事会、经社理事会和秘书长之间必须建立平衡的关系。在影响整个国际社会的利益的决定和行动上安全理事会应该对大会负更大的责任。作为一个审议、谈判和决策的论坛,大会的作用必须得到提高。我们深信联合国促进国际发展和合作的能力应该通过振兴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得到加强。我们认为秘书长办公室应该得到与其任务相符的资金,而这些任务由于最近世界上的事件极大地扩大了。秘书长的权限应加以扩大,以使他能够为进行预防性外交和提高联合国缔造和平、维持和平和建设和平行动的效率采取必要的主动行动。

我们认为现在还应该处理安全理事会的规模和组成的问题。我们认识到,做这件事应该慎重,因为它涉及本组织的目标和职能的根本问题。

1945年,在制订《联合国宪章》和建立其机构时,其创始国首要关心的是——也应该如此——永不允许战祸再次毁灭人类。他们因此设想了一个他们认为可以防止另外一次世界战争的集体安全体制。

然而,自那时以来,世界经历了最深刻的变化。在过去的47年里,许多国家取得独立并作为主权会员国加入了联合国,从而在组成上使本组织几乎普遍化。他们的加入反映了人民从殖民地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的普遍愿望。但斗争的最终目标是什

么？他们为政治独立而战，并非因为这本身就是目的，而因为这是实现进一步和更大的目标的必要条件：发展。那些为独立而战的人无一例外地设想到他们自己的人民得到经济社会进步的尊严和福祉，而这在政治征服的情况下是永远不可能的。

从非常真实的意义上讲，真正的自由只能通过发展来取得，在得到经济社会进步的充实之前，政治独立在形式上的装饰是空的。古典形式的殖民主义事实上也许真的结束了，但非殖民化进程直到取得经济独立才能完结。

从而，如果联合国过去首要关心的应该是防止另一次世界大战和从政治束缚下解放人民，当今的世界，因而也包括联合国，应该关注的是所有国家为民族发展而进行的斗争。这种关注应该在联合国的工作中，在其机构，特别是安全理事会的组成和能力方面体现出来。

我们生活在一个经济力量比过去更具有决定性的发展的时代。我们生活在一个南部的发展中国家的数十亿人民申明他们要实现其经济社会潜力的权利的世界。

因此，我们认为，为了照顾那些如果得不到否决权，至少应成为常任理事国的新会员国，应扩大安全理事会。他们应该在能够更真实地反映当今世界局势的一系列有关标准的基础上加入安理会。这就是说，这些标准应该考虑到现在同样强调经济社会和军事方面的变化中的安全概念。对于工业化国家的经济政策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力量与军事大国的军备对国际和平与安全产生同样的影响这一事实，我们不能视而不见。我们进而认为，对现在否决权的使用方式进行建设性的审查是适时和应该的。

在今后不结盟运动的具体工作中，而不是在我们的发言中，可以找到对雅加达公报的意义和内容的充分阐述。我们已经开始的是一项巨大的任务——建立一个致力于和平与正义、安全与发展、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民主和促进各国和个人根本的权利的世界新秩序。让我再次强调，对于不结盟国家来说，只有在承认联合国是其中心和普遍格局的基础上，只有扎根于《联合国宪章》的根本原则，世界新秩序才是可行的和可普遍接受的。

这项工作不是任何一个国家或一组国家作了最大努力便可完成的。但在全能的上帝的帮助下,在所有怀有我们愿望的国家的支持和参与下,上帝保佑,我们将实现这个世界新秩序。

GE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愿代表大会感谢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刚才所作的发言。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苏哈托先生在陪同下离开大会堂。

议程项目9(续)

一般性辩论

科隆博先生(意大利)(以意大利语发言;英文本由代表团提供):主席先生,首先,我十分高兴地就你当选大会主席向你和贵国保加利亚表示祝贺。我还要表示,意大利和我本人非常满意地看到去年加入联合国的新国家: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克罗地亚、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摩尔多瓦、斯洛文尼亚、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代表团在此就座。请允许我向圣马力诺代表团代表表示特别热烈的欢迎,意大利同该国有历史悠久的密切联系。

我特别要表示我国政府非常挚诚地赞赏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他在政治事务和外交领域的丰富经验正在使联合国受益。他甚至在任期的第一年就已经孜孜不倦并富有建设性地实行我们大家都支持并已庄严载入《联合国宪章》的各项原则。

意大利完全赞同欧洲共同体现任主席联合王国外交大臣所说的话,我要接着他的发表一些观点。

自1989年的历史性事件以来,任何一届大会都不是在去年届会的国际背景下召开的,在不久的将来召开的大会届会也不会有这样的国际背景。自从两极主义消亡

以来,国际社会受到了重新组合进程的支配,一系列历史、文化、种族、宗教和民族因素使这一进程更加困难、更加艰巨。那些想要维护自己独特性的团体并不满足在他们所属的国家构架内得到承认和受保护,而谋求以国家形式表示其自我特征。

在东方,过去的整体结构正在土崩瓦解,某些国家已经分裂成许多单独的实体,每个实体都要求把自己的历史、文化和民主特征变为国际人格。在这个进程中,它们正在诉诸各种可得到的手段,包括冲突和暴力。

阻碍恢复均衡的障碍并非真正新的东西:它们产生于在沉重专制枷锁下长期令人恼怒的各种因素。它们受到意识形态的束缚无法进行公开论证。它们被剥夺所有自然发展的机会,但却仍保留着对抗和冲突的潜力。

MJ

随着意识形态的崩溃和苏维埃帝国的倒塌,核浩劫的恶梦已经消失。但是,尽管一场世界大战的阴云已被驱散,我们仍然目睹地方战争的扩散。这些战争以及引起这些战争的多方面的对立现在构成了一种新的威胁,特别是在重新获得自由但却发生暴力和冲突,并且未能在容忍与和平基础上建立一个新体制的地理区域。

因此,在以前属于苏维埃帝国的地区存在着战争的温床、反叛的迹象和未解决的冲突,苏维埃帝国现被分为一系列共和国,它们之间的联系只有不牢靠的经济关系和非常脆弱的政治联系。

在中欧,从有限主权上升为完全主权的古老国家正努力成为拥有市场经济的多元化民主国家。它们也有自己的问题。

而且我们如何能够忘记正在欧洲的心脏发生的战争——这是所有这些冲突中最复杂、最危险和悲惨的战争,迄今对所有国际呼吁无动于衷?在前南斯拉夫的领土上,特别是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流血和争斗伴随着对人的尊严的侵犯。在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恐怖之后,我们曾经都希望决不要再目睹不同种族集团的人进行歧视和使用暴力的行为。

伦敦会议是一次新的独创的实验,该会议把以秘书长为代表的联合国、欧洲共

同体十二个成员国、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成员,以及塞尔维亚-黑山、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马其顿的代表聚集在会议桌边,使我们感到悲观的是,在伦敦会议之后,并且在作出明确的承诺并且甚至就停止暴力、控制重武器、停止“种族清洗”和关闭集中营之类问题的保证签字之后,除了偶尔对重武器进行检查之外没有作任何事——我要说没有作任何事。

尽管帕尼奇总理作出了我们认为是真诚和值得支持的保证和承诺,在城镇和山区的枪击仍在继续,飞机被击落,例如运送救济物资的一架意大利飞机。在那次事件中有四位飞行员死亡,属于联合国保护部队的三名法国士兵被杀害。许多其他人死去。严冬即将到来,人民将挨饿、受冻和生病。现在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太危险了,威胁要进行的制裁并不是完全密不透风的。

难道国际社会及其机构能够允许这场正在发生的悲剧继续下去而不顾在高级和平会议上庄严作出的担保和保证?难道能够允许犯下野蛮恶毒罪行的凶手也在法律方面逃脱国际的审判?包括我在内的有责任在适当的论坛中这样做的人必须回答这一问题。

但是,我要撇开政治引用本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发出的一次呼吁:

“我们今天需要的是一种‘战斗性’人道主义,同时坚信不能让无法无天的狂热利用或挫败自由、容忍和怀疑的原则。如果欧洲的人道主义已经失去了审查其思想的强大能力,它将被毁灭,而我们却会有一个其名字不只是地理名称的欧洲。”

在第三世界,两极主义的结束也使许多国家不再需要“属于”哪一派和听从某个集团的发号施令,即便是在不结盟的情况下。在这一地区也存在着危机,就象索马里、伊拉克和莫桑比克,尽管我们希望看到莫桑比克危机也能在意大利的调解努力之后得到解决。

在此我们应当问自己一个问题:在我们填平了东西方之间的鸿沟之后,我们是否要面对南北之间的裂缝?我们必须消除这一危险,在所有可能的论坛上恢复对话,把

援助的概念变为生动的现实。我们还应当反对把发展合作用来帮助捐助国经济代理人的方法和程序；要在既定方案的基础上工作；要确保在援助国和受援国里都不会错误地将援助转用到其他方面；并且要重新组织和协调各种资金来源。意大利认识到，由于其财政不平衡，它尚未达到为自己定下的慷慨的发展援助目标。我国经济结构的改组也有助于为履行这一保证作出新努力。

MJ

在里约热内卢会议后的今天，国际合作必须兼顾发展的需要和同样紧迫的保护环境的重要性。意大利支持建立联合国持续发展委员会，并承诺在有各国政府以及非政府组织参加的努力中实施里约热内卢各项建议。

意大利热烈支持智利提出的召开一个世界社会会议的建议，这个建议为联合国的努力打开了一个新的重要领域。

在纵观新的国际形势时，我们没有理由为世界的两极结构的消失而叹息或感到遗憾。我们不能忘记，我们为遏制全球威胁付出了代价，这些代价包括：和平是用核战争的威胁来保障的，数以百万计的人被剥夺了自由，人的基本权利遭到侵犯，以及社会无所行动，从而破坏了自己的资源，阻碍了本身领导能力的发展，并且现在面临着同样的更加紧迫的老问题。

思想对抗由于历史上最大的思想体系，即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崩溃而结束，但这个思想体系虽然已崩溃，各国和全世界的问题仍然存在。这些问题是饥饿，疾病，环境恶化和政治不稳定。如果我们这一代的富饶，生产和消费的世界将思想体系的垮台与所有价值标准的崩溃混为一谈，如果他忘记，在每一个国家社会，特别是在工业化世界与发展中国家间关系中需要将团结和互相依赖这两个概念化为政治行动，那实在是人类的一个不可逆转的失败。

索马里就是这种需要的一个例子。这个国家不幸地反映了富裕的社会对那些存在严重贫穷和疾病的国家所持的完全与己无关的态度，但这个国家的命运也表明那些进行永久也得不到解决旷日持久的权利斗争的人所造成的危害。这个国家被一分

两半。首都摩加迪沙也被分开，并象其他人口中心一样缺乏基本服务。人民营养不良，他们的健康受到威胁。有些年龄最多不过14岁的武装少年以暴力保卫其领土。他们不去上学因为他们无法上学。我们必须感激地承认联合国和秘书长采取了派去特别代表萨赫努恩大使的行动。这位大使在人道主义援助和争取和平方面正在进行出色的工作。

我对首都和首都部分地区作了两天的访问。我发现援助设施少的可怜，我与有权利制造战争与和平的人进行单独谈话，以争取促进和平建议。任何能对和平进程有所帮助的人无论属于那个区域或宗教派别都应这样做，因为索马里需要指导、合作者，一句话他需要一个政府。因此，我们必须紧急注意需要有能够对索马里的和平和重建作出贡献的组织和国家参与、并有联合国积极参加的一项国际行动。

现在我想强调最微妙和也是问题最多的、但同时又是最有希望的南北之间接触点之一，即地中海。目前，意大利正以乐观和积极支持的精神，注视着旨在结束阿以冲突并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和平进程中的有希望的发展。意大利认识到，如果能达成人们所希望的解决办法，则还应能导致消除威胁在地中海促进和平与合作气氛前景的一个负担。这样，我们相信整个国际社会所共有的期望就会超越实现中东所有民族之间彼此接受这项重要目标，并着眼于各方在将来为建立和平而挚诚致力于对话和在经济以及其他领域中进行合作的进程。

今天，在确定重建国家秩序的可能办法是，我们发现区域集团可以发挥一种团结性的作用，无论他们是遵行一体化的途径，或是仅仅陷于在经济领域、外交政策或安全事务进行密切合作。*

在西欧我们建立的并经过考验的结构造成了一种与困难重重的欧洲大陆东部目前存在的局势非常不同的一种现象。

* 副主席蒙贝先生(贝宁)主持会议。

WG

保卫民主的需要,在技术进步的推动下经济的大规模发展,以及必须保护欧洲的文化与历史,使欧洲能在国际社会中发挥一个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些使我们降低了对民族必须以国家行形式表现的理论和实践的重视。它们已向我们表明,许多国家主权领域可在一个超国家的范围内共同管理,而且,这种超国家的联系还能排除战争的可能性。这一过程绝非容易,因为它必须通过协调一致才能实现,而且处处都会出现障碍——我们在过去几天就看见了这样的情况。

欧洲一体化进程已经一再表明有能力克服它已遇到的各种困难。象最近有些人那样,谈论马斯特里赫特建立的进一步一体化进程的拖延或挫折是错误的。欧洲共同体各个外长在纽约举行的会议上已注意到法国公民投票的积极结果,并重申了它们的规定的时间内批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决心,不再重新谈判。

欧洲一体化的现象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有吸引力的榜样,也是有利于中欧和东欧重新组合与稳定的因素。在这方面,独立国家联合体也可以成为一种稳定因素,作为它可为前组成单位提供联合的有效前景。

中欧倡议为欧洲大陆各部分间提供了一种有效的联系,意大利继续支持该倡议。

在北大西洋条约组织(北约)中,大小国家都已深信,战争再也不能成为解决它们之间问题的手段。现在,该联盟已在北大西洋理事会的架构内,同其以前的对手组成了一个联合体。

自从赫尔辛基第二次会议以来,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欧安会)一直在建立机构性机制,帮助它更好地完成任务。

一体化的例子不仅欧洲有,而且各大陆都有。它们包括各种形式,从经过长时期实践和考验的组织,如安第斯条约和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到比较近的倡议,如南美四国共同市场,或全新的发展,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在某些具体和高度敏感领域,如核领域中的新的合作形式也非常重要。阿根廷和巴西之间最近达成的协定看

来很有希望。

组织区域性联合体是值得努力的办法,也是加强国家社会的一种有效手段。联合国也可能发现,这是巩固和平的一个有用办法。

联合国将日益参与解决的问题,不仅涉及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而且涉及它们在少数群体和种族方面的国内结构和组成的问题。意大利拿不出一套解决办法,但能向国际社会贡献具体的经验:上阿迪杰问题的解决办法。

上阿迪杰问题是意大利和奥地利间的一场争端,该问题在1960--1961年期间提交联合国处理,今年6月已正式解决。该问题的解决是长期努力的结果,其中涉及意大利同上阿迪杰德语人口的代表协商,在国家一级制定、采取和执行一整套措施。这些措施涉及公民生活的所有方面,是欧洲保护少数群体最进步的榜样之一。

我们认为,这一问题的解决证明,在国内法律规定充分保障的情况下,自治有利于加强而不是削弱国家和睦,同时还促进睦邻关系和跨界的国际合作。

毫无疑问,我们今天所处的情况已发生了变化。在这种变化了的情况下,联合国将承担更大的责任,因此需要更大的权威和更有效的手段来履行使命;因此才讨论一个“新的联合国”,即一个有能力朝新方向发展的组织,以满足建立某种世界秩序或政府的广泛需要。

为了遵守《宪章》和履行《宪章》所产生的义务,大会各成员不仅必须采取热爱和平国家的立场和责任,而且放弃用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并把保护人权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

MJ

我们欢迎出现了一份应该成为本组织内讨论基础的新的、令人非常感兴趣的文件。我指的还是“和平纲领”,即秘书长关于预防性外交、建立和平与维持和平的报告。预防性外交应该成为可能发生的冲突在达到对抗这一紧急关头以前缓解冲突的一种手段。

这种预防性手段还要求采取迅速步骤,通过大会第46/36 L号决议所提出的机制

保障国际武器转让及其生产的透明度。这一点也适用于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这项公约终于被提交大会通过，并将建立一项具有前所未有的现场核查权利的全球监督体制。

现在，必须以一种创新的方法对待和实施维持和平，以便在预防武装冲突激化的行动和为寻求谈判解决问题之间建立更为有效的联系。

值得我们深入考虑的另一个问题，是否有可能利用“强制实行和平”部队，不仅仅履行传统维持和平部队的任务，也就是说在停火已经实现的情况下进行干预，而是去恢复和维持和平。

最后，目前的冲突导致了一种新的必要性，即向人道主义援助努力提供充分的军事保护，以补充维持和平和建立和平的手段。

为满足所有这些要求，我们需要足够的机制和资金。另外，正如法国外交部长在这里所阐述的那样，意大利也准备作出具体贡献。我们最近在南斯拉夫危机为这方面主动提到提供人员和设备的建议就证明了这一点。

前南斯拉夫局势还突出了在执行“和平纲领”方面区域行动的重要性。现在，按《宪章》规定用区域的办法来解决区域冲突这一选择似乎可以用不同的方法有效地利用一种和平的可变的几何。一个重要的例子是我已经提到的伦敦会议提出的模式。在这种情况下，区域性行动不能代替联合国的参与，它也是在共同承担责任这一创造性模式的基础上发挥作用的。

无论如何，联合国系统似乎在实际中越来越依靠区域性组织，如美洲国家组织、非洲统一组织和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以及各共同体、联盟或国家同盟，正如在南斯拉夫局势方面欧共体、西欧联盟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所发挥的作用那样。

重要的新的事态发展也迫使我们重新考虑某些作为国际关系基础的传统观念和原则的局限性。重新考虑当然并不意味着抛弃这些原则，而是避免对这些原则作出的一切僵化、绝对的定义和解释，以便排除以不平衡的方式采用必将导致矛盾的这些原则。

例如,我们注意到,在没有国界的集体良心的促使下,由于一些整个人口群体的生存遭到严重威胁,不干涉各国内部事务的原则正在日益得到审查。另外,很清楚,如果每一个种族、宗教或语言群体都要求建立自己的国家,那么,就会造成不断的分裂,因而也会造成无尽的不稳定。

大会本届会议头几天进行的讨论越来越清楚地表明,本组织所有会员国一致认为联合国正在重新发挥核心作用。我们大家都似乎意识到联合国的加强不仅需要让他发挥新的作用,而且应给予他足够的权力和资金。否则,反历史潮流的寡头政治又会重新出现。即那些最强大的国家单方面发挥国际法制保障者的作用。

我们必须以更大的警惕性、强烈的责任感来保护联合国采取行动的新能力,而不是顽固地坚持阻碍今后机构发展的立场。

与其他国家一样,意大利已经表明,必须充分地辩论修改《宪章》关于安全理事会构成等有关事项的问题。我们仍然认为,增加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和常任理事国,并且在客观标准的基础上选出常任理事国,可以使安理会更具有权威和代表性。

届时,意大利将希望安全理事会具有更充足的代表性,除非欧洲联盟的机构发展不允许在某一阶段在安全理事会设立欧洲席位。

最后,我应该说的是,联合国应承担处理当前困难但激动人心的国际形势的主要责任。在承担这一责任时,他应采用适合于当前世界的处理危机手段,因为在当今世界上,越来越有必要在超国家集体体制客观的保障下,尽可能的采用政治手段和程序,或者必要时采用强制性措施的情况下,接受对国家主权的限制。

LH

需要保存的是《宪章》的目标,它们不仅依然有效而且的确至关重要。但是在一个目前与1945年十分不同的世界上--其变革于1989年开始加快速度--如果我们避免采取快速和勇敢的行动以找出新的机制,避免改变我们的思维并审议联合国各机构的权力和构成,那将是不可思议的。只有通过长期目标和新工具之间维持一种有成效的联系--对此我们都必须作出努力--我们才能够应付我们时代的挑战。

达利先生(也门)(以阿拉伯语发言):主席先生,我谨衷心地祝贺您当选为联合国大会第47届会议主席。我祝您在您崇高的职位上圆满成功。我也要借此机会通过您向萨米尔·希哈比大使表示我们最深刻的赞赏,他在卓越主持大会第46届会议时发挥了重大作用。

我也要借此机会对联合国秘书长布特罗斯-加利先生在通过执行《宪章》的原则和宗旨推动联合国的有效性方面所发挥的杰出而又重要的作用表示赞扬。

自从也门共和国成立以来已经过去了两个年头。这一民族历史性成就是充满巨大变化的本十年开始以来最为重要的世界事件之一。由于也门人们坚信统一是不可避免的,并为实现这种统一作出顽强的斗争,他们的梦想已经成为现实。

也门人民通过以和平民主的方式实现其统一而赢得了世界的羡慕。也门共和国宪法强调国家致力于民主原则。它庄严地载有所有也门公民充分享受其包括言论自由在内的主要自由。它也规定尊重其法律和宪法权利,例如采取不受限制的工会和政治行动的权利。

从其诞生开始也门共和国因积极参与政治生活而受益匪浅,这个社会由多种政党联盟和人民组织进化而来,它承认多样化以及交流意见和思想的重要性。

新时期的也门将结束过渡阶段并正在迈入一个更为有希望的阶段。它将在全国范围内举行第一次选举,所有也门人民不分男女都将参加投票,根据宪法选举新的众议院议员。

在发生所有这些历史性的重大变化的时候,也门正面临着一些挑战,其中包括由于海湾危机和其他原因使一百多万曾在邻近姐妹国家工作的同胞返回家园而造成的某些经济困难。另一方面,也门部分中部地区遭受了毁灭性的水灾和剧烈的地震。此外,还存在着向我们成千上万的兄弟--来自姐妹国家索马里的难民--提供住所和食品的重担。

在也门共和国宣告成立之后,我国宣布也门统一并不是为了反对该地区任何国家--尤其不是针对邻国--的利益,它还宣布要促进加强本地区安全、稳定、合作和

一体化。为证实所有这一切，也门众议院批准了第一份统一政府报告，该报告强调也门第一次愿意根据历史和法律权利以及国际法原则与邻近姐妹国家开始谈判其边界。在这方面，也门与姐妹国家阿曼苏丹有关边境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

关于也门与沙特阿拉伯的边界问题，我国重申愿意审议这一问题并与姐妹国家沙特阿拉伯王国展开讨论。总统委员会主席阿里·阿卜拉·沙勒总统发出倡议，号召我们的兄弟国家沙特阿拉伯根据历史和法律权利就边界问题开始面对面的会谈，这已产生积极影响。我们的兄弟国家沙特阿拉伯已经对也门领导人的倡议作出反应。双方第一次部长级筹备会议于7月20日在日内瓦召开。会上交换了有关在萨那或利雅得两个首都之一举行第二次会议的各项建议。已同意本月晚些时候在利雅得城市召开专家委员会级别的第二次会议。这表明也门决心在其新时期将言论变为行动，并实际确定它寻求加强安全与稳定以及呼吁阿拉伯半岛各国之间实行区域和双边合作。

全世界都听到并在电视上目睹了兄弟国家索马里人民所遭受的人类不幸。成百上千的男人、女人以及尤其是儿童每天在残忍和痛苦的环境中死去。

LH

他们中成千上万的人死于饥饿，还有成千上万的人死于自相残杀的纷争。每天成千上万的索马里人离开祖国逃离这场地狱般的破坏性战争去谋生。安全理事会为帮助索马里人民摆脱困境采取的措施有些晚了。我们要求加强国际努力，立即提供必要的人道主义援助，确保它运送到该国各地面临死亡的索马里人民手中。

在此方面，也门赞扬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在使人们集中注意这场悲剧中所发挥的作用，国际社会面对世界遭遇的众多危机的动荡局面几乎忽略了这场悲剧。

我们赞扬联合国和其它人道主义组织最近加强努力帮助索马里人民摆脱困境，同时我们要求处理这场悲剧的根源。因此，我们呼吁联合国与阿拉伯国家联盟、非洲统一组织和伊斯兰会议组织合作，寻求政治解决索马里危机。否则，全世界所做的

一切人道主义努力将只是治表不治本。

也门参加了在索马里全国和解会议构架内所作的努力。该会议于去年在哈桑·古莱德总统的组织下在吉布提举行。然而,不幸的是,索马里的国内势力集团还未能实施该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因此,我们呼吁国际社会再次努力制止索马里危机,最终解决这场冲突。在此方面,我谨重申也门愿意重新参加在不远的将来为举行又一次索马里民族和解会议并确保取得成功而可能作出的任何努力。索马里的困境超出了所有界线。让我们即使索马里免遭解体和分裂,把索马里人民从苦难和折磨中解救出来。

在我们谈到人类痛苦时,我们还必须提到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发生的血腥事件。那里的人民遭到塞尔维亚军队的屠杀、破坏并被驱逐出家园。塞尔维亚军队采取了令人发指的“种族净化”政策。他们继续其侵略行为。他们继续把成千上万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人民--男人,女人,甚至老人--监禁在集中营里,令人恐怖地重复纳粹的作法。我们和世界上其它国家一道要求结束这些得到了贝尔格莱德支持的侵略行为。我们还坚定支持安全理事会采取的旨在结束这些残暴屠杀和在巴尔干地区恢复和平的步骤和措施。

困扰这个或那个国家、折磨这个或那个民族的人类悲剧是恶化到军事对抗和武装冲突程度的政治危机的体现。不论这些危机的原因和动机多么不同,也不论其情况如何不同,它们往往有一个共同点:付出代价,成为其他人错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的都是无辜平民,特别是其中最脆弱的群体。他们总是没有任何理由无端地被残酷沦为冲突和战争的受害者。

这就是我们兄弟的伊拉克人民遇到的情况。国际社会在对他们进行了至今最为残酷和严密的全面经济禁运后,似乎将他们遗忘。这场封锁剥夺了他们平民生活的所有必需品,包括儿童的必需品和医疗。也门共和国呼吁国际社会取消对伊拉克人民的禁运。

在另一方面,也门对于以保护什叶派人民为借口,阻止伊拉克飞机飞到伊拉克结

度32度以南地区的行动表示关注。我们当然反对任何粗暴行动和侵犯任何群体人权的行动。但是我们也反对干涉和干预任何主权国家的内部事务。我们认为,对伊拉克北部和南部领土主权的肢解,违背了尊重国家主权的原则。这会导致破坏伊拉克的领土完整。

近日,阿拉伯代表团和以色列代表团继续在华盛顿进行双边谈判,开展和平进程,目的在于在美利坚合众国和俄罗斯联邦的主持下建立中东地区公正持久的和平。

也门共和国以前曾表示支持美利坚合众国和俄罗斯联邦作出努力,通过和平会议推进中东的和平进程。我们认为,目前的谈判要取得成功,就必须根据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和338(1973)号决议,从遵守以土地换取和平原则的承诺出发,以色列军队必须同意撤出所有被占领土,完全放弃扩张和定居点政策,特别是在东耶路撒冷地区。这必须包括停止建立定居点,不论它们是称作政治还是安全定居点,并且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权,包括享有主权和独立的权利。

本月初,不结盟运动首脑会议成功结束了它的工作。在会议上联合国成了特别关注的焦点,这是毫不奇怪的。联合国在受到处于边缘和衰退的威胁后,重新在国际社会中心获得了适当的位置。它在促进或协调国际关系生活各个方面中的作用已得到加强。安全理事会在一些年无所作为后已开始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行使其权力。

雅加达会议从各种新思想和建议的角度讨论了联合国的情况及其新作用,这些新思想和建议包括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提交的“和平议程”和他对会议的重要讲话。其后会议强调了联合国作为不结盟运动活动的主要的国际论坛的重要性。该会议还要求不结盟运动参与形成新的国际关系,因为它体现和代表了构成联合国会员多数的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愿望。

GE

在这方面,我们欢迎不仅将在安全理事会而且还将在大会上讨论列入“和平纲

领”的宝贵建议,因为和平问题的各个方面关系到世界各国和各国人民。

关于国际经济局势,雅加达会议注意到,尽管国际关系领域中出现了积极变化,然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状况却进一步恶化。因此,联合国必须继续促进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化国家之间的合作,以便能够平等和不断地为经济一体化的利益服务。

里约热内卢会议有助于促使世界了解持续发展的需要,以便使后代能够免遭危险。因此,要求国际社会执行环境与发展会议所批准的各项协议--尤其是《21世纪议程》,这将有助于促进国际合作。《联合国宪章》将继续成为世界上大小国家之间的汇合点及和谐一致的象征。它还将继续标志着以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方式协调国际关系的最理想的框架。今天,在消除了阻碍使用《宪章》所规定的机制--例如使用武力--的限制之后,我们比以往更需要严格地遵守《宪章》,以避免为了促进任何一方的狭隘民族利益而更改或解释其各项规定。综上所述,必须加强国际关系中民主交往的基础,并确保联合国主要机构,即大会、安全理事会和秘书处之间的平衡和相互作用。平衡体现了《宪章》的精神。

加蒂先生(圣马力诺)(以意大利语发言;英文本由其代表团提供):圣马力诺共和国最近加入了联合国,使我能够在为完成联合国的巨大任务作出贡献的愿望促使下参加这次一般性辩论。圣马力诺一直注意联合国所进行的艰难的工作。我们对其几项成就深感满意,也同大家一道对无数违反和平的行为以及联合国不得不面对的妨碍进步的障碍感到焦虑和失望。

给我们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看到原先体现在《宪章》中的普遍性的设想变成一个人人可以参与的现实。联合国一直在执行一项提醒世界注意人类必须紧迫面对的各种问题的艰难和重要的任务。由于联合国的承诺,我们的希望应更大的肯定性和更深刻的信任感而加强。

今天,世界尤其是欧洲大陆正集中注意前南斯拉夫--其无休无止的战争、对物品和财产的毫无意义的破坏、不可原谅地使太多平民死亡,滥用重武器、极端严重地侵犯基本人权、令人无法接受的集中营--一种我们本以为欧洲已把它归入历史范

啼的现象--对联合国如此慷慨地组织的救援任务所无情地设置的障碍以及不尊重少数民族权利和宗教自由的现象。

如果我要按我的立场所要求那样坦率地说,我就必须说:我们一直认为是国内和国际上最严重的罪行在前南斯拉夫正在进行,而且很长时期以来一直是一个现实。蓄意和决意拒绝寻求和平解决的做法必须被视为战争行为,然而在没有实际进攻的情况下反攻也是很难的。和平不是一种可以强加的条件;它是一种更复杂的现实,一种必须感觉到的永久状态。

我认为,每个人都必须决心要求和平并在和平中生活。只有人们处于和平状态之中,其权利受到尊重,而且他们自由享受其自由与权利,这种条件才可能存在。只有人的合理愿望得到满足,只有人人都确信在行使其权利时,没有任何人粗暴对待任何其他人的权利--即使那个人有不同的肤色和信仰,这种条件才可能存在。

只有人们通过教育有了深刻的和平感,旨在恢复和平的最值得赞扬和不可缺少的倡议才会有意义。我认为这是联合国未来的作用,一个它将必须以决心和权威来发挥的作用。我们对促进消除战争风云和双边紧张负有共同责任。重要的是,我们要对此目标作出承诺。在这种情况下,人道主义援助变得愈加必要。全世界都应感谢联合国在危险的情况下勇敢地,极为慷慨地执行自己的任务。由于那些怂恿和支持战争者不负责任,这种危险的情况有时会变成悲剧。

然而我要请各位代表对和平的主张和看法作出更有效的承诺。我们都必须捍卫享有和平的权利,其主要特点是少数民族的自由和对他们的尊重。如果要维持和平,自由必须具备何种力量?那就是扎根于民主政体并受其保障的力量。

我清楚地意识到,甚至最先进的民主国家也远未满足自由的两个必备条件。第一个必备条件呈现出被动的形式,即无需依靠他人的意志;第二种呈现出主动的形式,即参与决策进程。

无论如何,我确信任何其他政治制度都会更多地剥夺人民的自由。甚至最不完美的民主形式也是以如此方法组织,以便确保个人参与行使权力。这只有在具有主

动自由的情况下才会出现。如果被动自由——思想自由、结社和宗教自由、以及现代宪法所给予的所有其他自由——得不到保证和保障,那么前一种自由也是有限的。

这表明,每个人都必须为犯下的一切侵犯自由的行为——所有侵犯人权的行为和破坏和平的行为负责。圣马力诺认为,个人责任的概念必须得到强调,而且必须在国际上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

GJ

在民主制度中,行使政治和军事权力是为整个社会的公民与民主发展及社会经济发展服务的,有利于而从不有损于个人。那些使用武力反对一部分社会成员、少数民族或个人群体的人以及阻碍或使公民、文化、社会和经济倒退的人必须对自己的行动负责。

在这些日子里,索马里的悲惨情景和情况使我们感到悲痛。在即将进入2000年之际竟然有人饿死,这对我们文明、智慧和尊严来说是耻辱。不幸的是,我们仍不得不处理这一悲惨现实,我们希望联合国将为这一问题找到及时和真正的解决办法。

在另一方面,许多其他情况正有待于解决,既不轻松也很难一蹴而就:反毒品斗争、不恰当的利用自然环境及空气和污染造成的破坏、移民现象和各国对移民所承担的义务、难民的生活条件及难民现象的原因、有关青年人的问题及激发青年人对当代社会承担更多义务的动力、反对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的斗争以及反对各种形式的不容忍行为和努力恢复被称之为种族清洗的可怕行径的任何企图的斗争、恐怖主义、在分配财富和资源中始终存在的不平衡现象,这使得穷国越来越贫穷。

我提到已经席卷索马里的悲剧,现在谨代表我国再次向索马里人民表达我们最诚挚的声援。

环境条件、干旱、饥荒、无情的沙漠化、贫穷农业中使用的简单工具以及不团结所造成的食品供应的不公平分配决定了忍饥挨饿的数以百万计的人民的日常生活。然而,我们时代最大的丑闻之一就是食品供应并未到达那些等了太久以致于不再需要他们的人的手中。

诸位代表或许认为圣马力诺共和国代表在大会所作的发言会有系统和全面地回顾联合国进行的各类活动。然而,我却想就世界如何变化才能成为更美好的世界谈几点看法。《联合国宪章》和安全理事会的一致而坚定的保证以及大会和联合国各机构及各委员会都表明,今天只有联合国才能改善世界,使之变得更为公正。

圣马力诺共和国是个小国在其漫长的历史中记载着一个重要的讲话:在13世纪末,委任一位法官解决圣马力诺人民和附近蒙泰费尔特罗的一些法官之间的不动产的争端。他询问一位来自圣马力诺社区的市民以便知道为什么该社区不承担某些责任。那位市民提示的理由是,圣马力诺是自由的并且由自由的人组成。法官出于好奇问证人:“什么是自由?”证人迅速而坚定地回答:“Nemini teneri”--不受制于任何人。当今对这些话的解释就是,自由的人是其人格和尊严得到尊重的人。

圣马力诺希望这一概念在全世界成为现实。我们坚信随着各国在联合国主持下自由而坚定地作出贡献,这一目标定能实现。

麦克杜格尔夫夫人(加拿大)(以英语发言):世界各国再次在本大会堂举行全体会议讨论世界形势,报告过去一年中的行动并表达我们未来意向的关注焦点。我们许多人都曾希望现代是庆祝和高兴的时刻,因为长期冷战的极度冻结让位于启蒙、理解、关心和目标的新时代的宜人温暖。

但我们甚少高兴的,庆祝当然也是短暂的。我们从过去半个世纪所发生的残酷而可怕的事件中获得的见识目前在每日产生新形式的暴政、仇恨和残酷的世界中非常必要。本大会堂中的许多人已经亲眼目睹了证明:子弹、尸体和普通男女心中的恐惧,这种恐惧常发生在他们本国家。

然而,没有必要丧失希望:我们有能力而且必须继续缔造未来。我们需要的是集体意愿。我认为我们必须在联合国,在本全球论坛致力于确保我们之前许多代人都没有的和平与稳定,必须一个人一个人地、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地建立一个新世界。

但是我们必须消除随处可见的双重标准。如果国内的人民不能有言论自由,那

么在本大会堂所说的话有什么用?如果外交艺术在国内得不到正义的科学和熟练实施法治的支持,为什么在此施展外交艺术?当我们许多人自己家中混乱不堪时,我们怎能希望共同管理更具挑战性的世界?我们加拿大此时此刻正致力于重建、重新努力和更新的进程之中,这是在真正民族国家持续不断的进程。四个星期后,数以百万计的加拿大人将通过投票决定接受或拒绝根本改革加拿大宪法的建议来行使其基本民主权。如果接受该建议,对此我毫不怀疑,该改革将建立在价值观念和各种权利的基础上,这些价值观念和权利已成为加拿大现实中令人感到骄傲的成分。改革将加强目前对少数民族权利的保证和保护,改善我们高度重视的民主体制的职能,给当地人民带来更大程度的社会和经济正义,并重新分配各级政府间的基本作用和职责。

(以法语发言)

我坚信大多数加拿大人将支持这场改革,因为其基础是每一个加拿大人都拥护的基本价值观念:坚定不移地尊重法治所支持的个人权利;对民主、民主价值和制度怀有强烈而深厚的感情;热情地致力于所有人的社会正义和经济进步;遵守国家和国际义务以及决心通过调解、妥协及达成协商一致意见和平解决各种分歧。

(以英语发言)

作为加拿大人,我们知道民主和自由只能用想象力和不断的警惕来维持。关于未来的新观念必须植根于曾经成为我们团结的原始基础的根本原则。正如布赖恩·马尔罗尼总理在介绍我国宪法时对加拿大人所说的:

“加拿大领导人实行许多制宪方面的改革,这些改革加强了1867年将我们联系起来的纽带。这些改革更新了作为加拿大联邦的核心的概念,它们为我们满怀信心地共同走向未来提供了一个牢固的结构,一个结实的基础。”

显然,一个强大、统一的加拿大对加拿大人来说是重要的,但对全世界各国来说也带有根本的重要性。

加拿大人信奉的价值--在我们作为一个民族的头125年里我们始终把这些价值推向世界--也是本组织《宪章》的根本价值。

我们相信,在联合国这里,我们不需要更好的原则——原来《宪章》的起草人已很好地满足了我们。我们要求本组织及其成员的是采取行动的意志。我们还需要对国家间冲突的根源有更深刻的理解,这样我们就可以一道,象我们总理7年前在联合国40周年之际在本大会上所说的,“打破暴力的铁链,抑制报复的欲望,表达人民的需求,维护他们的尊严。”

我相信联合国已开始面对这一挑战,我赞扬秘书长的想象力和领导才能,赞扬他有勇气使本组织变得对我们这个时代更加重要。他的“和平纲领”的报告(A/47/277)照亮了我们未来的道路。

秘书长还指出了国际和平与国内和平之间的重要联系,他说:

“法治和决策公开的民主做法与在任何新的稳定政治秩序之下实现真正的和平与安全,两者之间有明显的联系。”(A/47/277,第59段)

民族-国家内部有三个根本的弱点,可能引起超越本国边界的争端。

其中首要的弱点是没有基本人权或侵犯基本人权。如果人民没有权利,他们就没有希望;如果他们没有希望,他们最终将没有恐惧;而如果他们没有恐惧,他们将寻找任何可能的手段恢复他们的权利,甚至以杀戮和死亡试图这样做。这是一种不稳定的模式,是失败的模式,这种模式在过去已司空见惯。

联合国必须在人权领域起领导作用。在萨尔瓦多、柬埔寨、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和索马里,保护人权的努力对于努力将和平带给这些受难地区极为重要。加拿大目前在所有这些地区都派有人员。

1993年世界人权会议为联合国所有会员国以建设性、合作的精神努力加强普遍尊重人权的基础提供了独特的机会。

(以法语发言)

在对人权的各种侵犯中,尤为阴险的——无论是基于性别、种族,还是基于民族出身——是有系统的歧视。

对妇女施暴仍然是对人权的最严重的侵犯形式之一。加拿大提议并大力支持联

合国目前为了通过关于对妇女使用暴力的普遍宣言的努力。

(以英语发言)

另一方面,为消灭就业方面的歧视,我们还必须确保选举和任命更多的妇女担任国内和国际决策机构,包括联合国的高层职务。这已成为我的总理国内和国际任命政策的一个基石。

然而,不应该排斥任何一个群体,所有的观点,所有的经验都是重要的。

为此目的,加拿大很自豪地投身于准备为1993年世界土著居民国际年的前沿努力中。届时,国际社会将空前关注世界土著居民的权利。我们最近结束的加拿大制宪谈判包括为我们本国土著居民取得的重大进步,这些进步将结束某些方面多年的不公正和不平等。

当这个特殊年开始之际,我们还要纪念残疾人十年的结束。我们必须继续消除阻止残疾人全面参与和结合的障碍。

我们能够在蒙特利尔就持续合作问题取得协商一致。10月8日和9日,我的同事、加拿大外交部长尊敬的罗伯特·德克特雷特将在那里举行一次由负责残疾人事务的部长参加的国际会议。

在过去的一年,极其恶劣的侵犯人权的表现又卷土重来。加拿大最强烈地抗议令人深恶痛绝的“种族清洗”的做法。不论出于什么原因,不论发生在何处,它都是最卑鄙的不人道行为和对个人的侵害,为世界社会和本组织所不容。

在这方面,加拿大呼吁国际法委员会起草一项设立国际刑事法院的法规。为此目的,加拿大不久将召开一次国际专家会议以便动员这个重要事项方面的法律专长。

许多民族-国家内的第二个重大弱点是没有一种发达的民主价值和机制的制度,这也可能最终导致冲突。

(以法语发言)

人们不应被民主的外表装饰所愚弄。当民主选举的领导人被软禁--例如在缅甸

--以及民主选举的政府被暴力推翻--例如在海地--的时候,和平如何能够繁荣发展呢?

如同真正持久的友谊一样,真正持久的民主需要时间和理解。它还需要一国各族人民与其领导人之间的双向信任。

(以英语发言)

我们知道民主仍处在初期阶段的国家所面临的巨大挑战。我们必须促进这些新生民主国家内信任的气氛,这样新观念就有时间发展、扎根。加拿大正通过它的援助方案、通过参加本组织的社会和经济机构来这样做。

民族-国家内部第三个重大弱点是不能在掌握公开政策上作出负责任的选择。

良好的管理方法是重要的,因为它保证政府方案的规定和政府资源的分配都对社会正义、健康和教育给予足够的注意。通过发展自由市场制度,它也促进了公平的经济机会。说到底,它们是战胜贫困和确保武器采购和军费开支不致于太多的手段。

加拿大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正越来越多地集中在这些国家对保护基本人权所作的努力并同这些努力相联系,同发展民主价值和制度相联系,并同它们承诺良好管理其政策和方案相联系。

我们敦促其他会员国和大会采取类似的哲学与措施,如果我们要从民族-国家内消除冲突的种子的话。

当然已经有一些关于长期防止冲突的决议。然而与此同时,我们不能无视世界的现状,正因为如此,秘书长的报告“和平纲领”,才成为大会的一份如此重要和关键性的文件。

加拿大对于在世界上所有地区实现和平和维护和平都不陌生。

目前在联合国旗帜下服役的45 000名维持和平部队人员中有4 300人,即近10%是加拿大人。没有任何国家比加拿大对联合国维持和平所作的承诺更大。加拿大参加了联合国几乎所有的维持和平行动,而目前加拿大人正在萨尔瓦多、柬埔寨、前

南斯拉夫、索马里和中东参加维护和平行动。

我们参加这些行动及其他行动的经验表明,没有一次行动是一样的。我们的经验还告诉我们,在《联合国宪章》中甚至都没提及的维持和平是一个能动的概念,必须进一步加以推敲,才能迎接1990年代和其后的挑战。因此,我们对于秘书长就这一问题进行了如此广泛的磋商感到非常高兴。在他的最后报告中反映了我们的很多经验和许多建议,我们也感到高兴。

我们赞扬秘书长强调预防性外交和维持和平,把它们作为优先的选择。我们鼓励秘书长利用他拥有的所有手段,从实况调查团到斡旋,来缓解危机。我们认为所有会员国都有责任同秘书长分享所有能够帮助他完成职责的情报。

我们强烈支持预防性维护和平的概念,我们敦促安全理事会在能够拯救生命、避免对抗或稳定民主的时候采用这种办法。例如在科索沃,安全理事会和秘书长采用预防性外交便能防止人们在地区许多其他地方看到的流血和无政府状态。

在维持和平领域,我们赞成秘书长应继续通过斡旋和谈判来推进和平进程,赞成安全理事会采用《宪章》准许它就解决争端的适当措施提出建议的有关规定。

我们也同意让国际法院起到更为广泛的作用,并根据《宪章》第九十六条,授权秘书长利用国际法院的咨询职能。

我已经提到4 300名加拿大男女,他们在人员上占我国武装部队的20%,目前他们正在从事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加拿大多年来一直保持一个营的兵力,随时准备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我们还有一项长期政策,根据这项政策我们可以并且也曾经把加拿大的武装部队的其他成员召来担负维持和平的职责。我们愿意按照秘书长报告中的建议,通过同秘书处换文来确认加拿大作出的安排。我们敦促其他国家也这么做。

我们同意有必要提供人权监督员、选举官员、难民和人道主义专家以及警察——不论局势所需要的各种人员。例如我们派出了45位加拿大皇家骑警在联合国在前南斯拉夫的文职队伍中服务。我还要说,我们认为向联合国提供这类文职专家的国家

所付出的补充性费用应得到报销。

“维持和平”已经成为联合国行动与哲学的中心点，但“强制实行和平”和“建设和平”的概念则不那么为人所知。然而加拿大认为，国际社会如果真的献身于结束冲突和加强民主，那么这两个概念在今后将会起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在这两个概念中，“强制执行”的提法争议性较大。最近的情况表明，使用武力也许会成为必要的措施，我们敦促在这方面充分考虑秘书长的意见。就我们而言，我们坚持会员国有权参与任何有关其国民的决定。我们还认为，迫切需要做进一步的工作确定在什么情况下应当开展强制实施活动，以及可能的强制行动应有那些限制。

在另一方面，“建立和平”最明显的则见诸于联合国在柬埔寨和萨尔瓦多的多重活动之中。这些活动时间漫长，相当困难并花费很大。

尽管有这些障碍，但建立持久的和平是至关重要的。这不仅仅因为它给那些受最直接影响的人民带来稳定、机会和安全，而且也因为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它不那么困难，不那么具有破坏性，而且大概比继续进行敌对行动的花费要少。

加拿大在萨尔瓦多和柬埔寨积极活动的同时，完全愿意帮助联合国扩大和制订今后建立和平的办法。

我们支持秘书长有关提高维持和平行动的效率和及时性的建议，特别是他有关建立五千万美元的维持和平起始基金，以及他报告中的其他建议。

所有会员国都必须及时如数缴纳会费。今年5月，马尔罗尼总理当着秘书长的面公开指出，钱是对政治意愿最清楚的衡量。他继续说：

“联合国秘书长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公职人员之一，不能把他当作现代托钵僧，迫使他在各有钱国家的首都到处游转，恳请决策人士付帐，使联合国得以进行下一天的工作。秘书长必须得到解放，把他的全部时间和精力用来管理联合国和解决全球性问题，而不是需为和平与安全化缘。”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点名道姓后才肯付钱的做法将削弱联合国各财务基础，

并削弱会员国致力于实现联合国广泛目标的决心。

加拿大反对最近安全理事会扩大联合国保护部队的任务却又不由联合国负担费用的决定,根据这项决定,费用将由参加国负担。这开创了一个很不幸的先例,它违反联合国有关集体责任的原则。

我们也严重关切某些长期的任务,例如在塞浦路斯的任务,加拿大人和其他人已经在那儿服务了28年。在塞浦路斯,一整代人已经成长起来,他们把维持和平人员的存在看作其常规的一部分。

我们不能允许事端的任何一方把长期维持和平人员作为一种制度固定下来,之成为现状的另一方面。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有关各方必须直接担负起自己的责任,同秘书长合作找到解决办法,而不再进一步拖延。

我们对秘书长有关在预防性外交、维持和平、缔造和平和建立和平等职能方面加强同区域安排和组织合作的建议感到兴趣。我本人就曾经鼓励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制订某些这类机制,而加拿大在美洲国家组织范围内继续致力于使海地恢复民主。

我毫不怀疑,预防性外交和缔造和平方面的区域努力应得到鼓励。我希望,那些机构中的进一步发展将使它们在某些情况下能够开展维持和平行动。但是联合国将继续享有最终权力。

扩大维持和平和缔造和平组织的范围可能有助于减少在过去象加拿大等某些国家自愿承担的不成比例的负担。然而,今后的各种需要将要求各会员国扩大参与这类行动。

MJ

成员国有直接的责任从数量和品种方面削减可以用来进行冲突的武器。去年我们在联合国大会上建立了联合国武器注册制度,在提高武器销售的透明度和限制常规武器的过份扩建方面迈了重要的一步。今年我们可以采取两项更加重要的措施。在本届会议上联大将开始准备在1995年将核不扩散条约延期的工作。无限期地延期

是唯一的选择。

法国和俄罗斯已经宣布暂停其核试验。其他的核国家——美国、英国和中国——没有理由不加入法国和俄罗斯的行列。所有核武器国家都应该立即实行核试验的暂停,并应该拿出政治意愿和力量就一个全面的禁止试验条约进行谈判。

我们看到了一些进展。经过多年的艰苦的谈判,我们在裁军会议上的谈判者们终于成功地搞出了一个化学武器公约。一旦这个公约得到执行,它将永久性地取缔所有的化学武器。我敦促所有的成员国当这个公约于明年在巴黎可供签署的时候都同加拿大一道成为这个公约的最初签署国。

我今天还愿在大会上更加详细地讨论一些其他实质性的问题——特别是联合国里约热内卢环境和发展会议的后续行动。在那次会议上,加拿大总理对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化的公约表示了他的强有力的支持,并响亮地号召其他国家采取行动。

他对其他的国家领导人说到:

“作为政治领导人,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加快国际合作的步伐并尽量地扩大这种国际合作。各国…都具备人的才能去创造一个摆脱贫困、免于退化的世界。目前要做的是各国政府为世界提供如此迫切需要的领导。”

本届联大的工作就是通过建立一个持续发展委员会和召开公开会议来扩大合作的范围并提供这种领导。

当然还有许多需要一个过程的问题,如联合国发展体制的改革问题。这些都需要我们立即着手注意。加拿大7月在经社理事会上就此提出具体建议,它还会继续对此进行关注并发挥积极作用。

我们为自己提出的任务很大。然而我们从冷战后的时代中学到的一个教训就是,不存在喘息的时间,不能长时间停下来思考和反思。一定要及时作出决定,而一旦决定作出,所有成员国必须给予有力支持并加以遵守。

上个月,在关于前南斯拉夫问题的伦敦会议上,我明确表示,加拿大已对历史上一直被掩饰为国际外交的高姿态感到不耐烦了。我知道,大会其他在座的人也同样

感到沮丧。但是就在我们讲话时,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余下的地方死亡人数在增加,更不要说在索马里正面临着饥饿的危险的成千上万的男女和儿童。联合国需要其成员国的承诺。他需要深思熟虑的、及时的决定。还需要采取后续行动。做不到这些就是失败。

让我们把今后这4、5年的时间不要花在辩论这个原则或那个概念是否够准确、让我们着手去做日常的建立和平与安全的工作。如果有人不准备为实现这些崇高的目标去努力,他就不应该坐在这里,谁也不能离开这里而抛弃世界的人民。

会议于下午12点55分休会。